

访谈

今年是鲁迅诞辰 130 周年,由鲁迅先生长孙周令飞先生主编、海南作家赵瑜撰写的《鲁迅影像故事》近日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首次以图文互补的方式,将鲁迅先生的尘烟往事揭开,呈现出鲁迅先生风趣幽默、生活化的一面,也将许多有关鲁迅先生与许广平先生的婚恋片断娓娓道来,颇具别致视角。

《鲁迅影像故事》：
表达热爱生活的鲁迅

文\海南日报记者 梁 昆

微笑鲁迅：《小闲事》引发图文新解

海南周刊:今年是鲁迅先生诞辰 130 周年,鲁迅的长孙周令飞谈到,“我在感到光荣和骄傲的同时,有义务去丰润历史上被悬挂起来的祖父的模样。”《鲁迅影像故事》这部书选取了二十多张面带微笑的鲁迅,适时地以图文互补的方式来阐释鲁迅,应该是首次吧,为什么选择了这种方式?这是鲁迅先生后人的心意吗?

赵瑜:拙作《小闲事:恋爱中的鲁迅》出版以后,引起了一些媒体的关注,包括中央电视台子午书简,用了五期的专题片介绍此书。收到诸多读者来信,其中有很多读者来信提建议,《小闲事》应该出版一个图文版。大家都想看看恋爱中鲁迅的模样。去年我在北京电视台读书栏目做了一期嘉宾,谈论鲁迅先生。期间遇到鲁迅先生的长孙周令飞先生,我送了他一本《小闲事》,他看后觉得很喜欢。他的原话是“很合我心意,我们能不能合作一本书”。这便是这本《鲁迅影像故事》的缘起。鲁迅的图片集也出版过的,但是过去是那种纯图片式的,而且印制得比较高端,定价每套数百元,完全远离普通读者。像这册《鲁迅影像故事》这样,全方位展示鲁迅先生的各个时期的照片,并配以完全“还原”性的文字,这在鲁迅作品的出版史上,是第一次。选择这种方式的原因还是我和周令飞先生达成的共识,将鲁迅先生从神坛上请下来,将一个食人间烟火的日常的鲁迅刻画出来。这是鲁迅先生的儿子周海婴以及长孙周令飞一直在做的工作。

海南周刊:以往人们印象中所见的鲁迅,常常是一个斗士、勇士的形象,一个高大全的脸谱化的鲁迅,您在这本书中,呈现出来的却是另一个生活化的鲁迅,更为亲切风趣,您想呈现的是一个怎样的鲁迅?

赵瑜:鲁迅是被神话的人物,他完全成为一个国有的商标。陈丹青曾经在演讲中说过一个比喻,鲁迅是一个“国有企业”,连鲁迅先生的子孙也不能持有鲁迅这个商标的任何股份。鲁迅被过度阐释了,他被塑造成斗士、战士。然而,这个被塑造的神却屡屡在自己的书信里骂人、和青年探讨如何避孕的问题,甚至还热爱借给陌生人钱,帮助他们校对稿件等等。更不必说他在两地书里的嬉笑和醉酒后耍赖的模样。一个丰富的鲁迅一直就在那里,只是我们视而不见。一开始是被鲁迅先生《两地书》里的可爱打动,后来,看鲁迅的书信,发现,原来他是如此丰富和幽默、热情又真诚。他独立的人格、松弛的处世方式以及从不端着做名人的名人生涯,都让人无端生出亲近感。这些美好而又日常的元素,正是我要呈现的。

恋爱鲁迅:痴情又孩子气

海南周刊:你在这部书中呈现了鲁迅与许广平先生的恋情,两地书中的片断被不断地穿插其间,很有意思,你是怎么看待恋爱中的鲁迅的?

赵瑜:鲁迅先生的恋爱,对鲁迅的一生都至关重要。我之前出版的《小闲事》用十多万字的篇幅为大家勾勒出一个“会谈恋爱的鲁迅先生”形象。我的观点一直是统一的,如果鲁迅先生没有恋爱,他的写作会发生重大的变化。恋爱对鲁迅的一生至关重要。从 1925 年 3 月 11 日许广平给鲁迅写的第一封情书开始,鲁迅先生的内心便发生了改变。一直到 1927 年 9 月他们一起到上海同居,公开对外宣传结婚。鲁迅完成了一个“世俗男人”所需要经历的一切:恋爱、退却、表白、吃醋,甚至还发生了和自己的学生高长虹为了许广平的笔战。恋爱中的鲁迅充满了孩子气,对生活的态度有非常大的改变,注意自己的饮食,穿许广平给他织的毛背心,学着如何储放白糖,和路边的水果摊小贩讨价还价,甚至还在半夜的时候偷偷跑到邮局给许广平寄情书,对许广平发誓,说自己上课的时候,绝不会看班里的女生。这些痴情的段落、孩子气的生活细节,将一个丰富而可爱的鲁迅先生在恋爱中表现得淋漓尽致。我很喜欢恋爱中的鲁迅先生,我觉得每一个喜欢文字的人,都应该去看一遍《两地书》,那里面藏着一个“原生态的鲁迅”。

海南周刊:你在这部书中有没有一些关于鲁迅先生的生活中首次披露、鲜为人知的阐述和细节?

赵瑜:在这本《鲁迅影像故事》中,有很多内容和细节都是第一次披露,比如鲁迅先生的笔误,两处,一个是关于施霖的,一个是关于藤野先生的;还有鲁迅先生自己的诨名:富士山,也是鲜有媒体说起;好像还有关于杨杏佛的死,鲁迅先生写了那首非常著名的诗:“岂有豪情似旧时,花开花落两由之。何期泪洒江南雨,又为斯民哭健儿。”更有鲁迅先生的成绩单、在教育部时的工资收入等日常的细节,也都仅仅停留在鲁迅研究领域,与大众阅读很是陌生。然而,这些支离破碎的生活片段所还原的鲁迅,才更生动,更丰富。

魅力鲁迅：内心舒展 不做奴才

海南周刊:你在书中说到,“读鲁迅的日记或者书信,会冷不防地被他逗笑?”在鲁迅先生的品格中,最吸引你的是什么,会让你在书中一再地表达?

赵瑜:鲁迅先生的品格中有很多个层面,比如林语堂写回忆文章,说鲁迅和周作人一个是热的一个是冷的,他喜欢热的。我和林语堂持同样的观点。鲁迅先生品格里有一个字,是热。我在这本书里也用过一个比喻,说鲁迅是那个时代的一个火炉,多少青年靠着他来取暖。他的热,不仅仅是热情地帮助年轻人,而且对整个世界的看法有热血。鲁迅品格里还有一个词语是通透。不止一个读者对鲁迅先生用至高的赞美评价他一眼看穿了中国数千年。正因为他洞悉世事,通透人性,他才会冷静机智,才会在自己名气最盛的时候放低自己。他是厦门大学、中山大学的知名教授,却十分鄙视有学院派风格的教授们;他本身便是一个知名的作家,却整天给一帮没有任何名气的小朋友抄写稿子、治肺病、赞助学费。他看透了所谓的小名利和小热闹,所以,才能完全独立于世事之外,随心所欲,尽力地使自己的内心舒展,使身边的人能感受到他的舒展,和不做奴才的气息。对,这也是他品格中最让我感动的一点,鲁迅先生做人非常成功,他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没有奴性的人,他从不被收买,他完全地忠于自己,是中国数千年来少有的人格独立的人。

海南周刊:写这本书时,您常需要跟鲁迅先生的长孙周令飞打交道,他怎么评价祖父,又如何看待这本书?

赵瑜:写这本书主要是和鲁迅先生的长孙周令飞联系。令飞先生被媒体比喻为长得最像鲁迅先生的鲁迅后人。的确,除了身高比鲁迅先生高之外,他的轮廓及面容与鲁迅先生极为相似,这让喜欢鲁迅的一些读者,一眼看上去,便生出许多亲切感。他也和大多数读者一样,不喜欢被过度神话了的鲁迅,他喜欢更加真实更加丰富的鲁迅先生。也正由于此,他和他的父亲周海婴先生从几年前开始,就开始做一些关于还原鲁迅先生的工作,比如开一些讲座,举办一些关于鲁迅的沙龙等。这册《鲁迅影像故事》他还是比较喜欢的,首先从开始合作,他就比较看重,反复地介绍说,这些图片都是原生态的,是第一次全方位展示的。其次是,我报了要写的题纲之后,他又根据我的写作风格添加了几张图片。这本书是他做主编的,关于排版啊,用纸啊,封面设计啊,他都很用心。包括书的名字,原来是我提议叫作《鲁迅私家相簿》的,后来他改成了《鲁迅影像故事》,后来我觉得修改后的书名更符合这本书的本原,也离读者更近了。



人民文学出版社 二〇〇一年九月



鲁迅断发照



一九三零年九月二十五日『海婴与鲁迅一岁与五十』摄于上海春阳照相馆。



《怀念萧红》,王观泉编,东方出版社二〇〇一年五月版。

书人书事

怀念萧红

文\本刊特约撰稿 薛原

一座寂寞孤零的桥,三四交错的寂寞孤零的柳枝,一个寂寞的背影掩面哭泣的孤零的女子。“悄吟”这个名字点出了整幅画面的主题。其实这是一本书的封面。书名是《桥》,作者署名悄吟。悄吟,是我国三十年代优秀女作家萧红的另一笔名。

萧红出生于黑龙江省一个封建地主家庭。寂寞的童年,在她心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记。十九岁时,因反抗封建婚姻离家出走。沉浮和挣扎在生活的长河中,饱尝了人间酸楚,对旧世界的不平和反抗,对劳动者的挚爱和同情,使她无可奈何地带着深沉的落寞与抑郁——这种性格在她的创作上,也是文如其人的……

这本《桥》其实是一本薄薄的小册子,小 32 开,五万余字,收入十三篇散文,共一百余页,1981 年 4 月第一版,1982 年 6 月第二次印刷。定价是叁角柒分。我买的是第二次印刷本。花城出版社出版,但在花城出版社之后加括号注明是(原广东人民版)。

因为萧军知道了萧红,“小小红军”和鲁迅的故事当时刚在我们的中学校园里流传,是语文老师课后讲给大家的文学故事。而知道萧军,是因为批判“四人帮”时,“狗头军师张”的一个历史罪证被拿出来广而告之,就是躲在租界里对鲁迅肯定的萧军的小说《八月的乡村》进行攻击的“狄克”,这个狄克就是张春桥。从这里知道鲁迅当年非常看好的一对东北流亡作家就是萧军萧红。而这两个年轻作家的笔名就是从对“红军”的向往变来的。

我喜欢萧红的小说,后来读到了她的《生死场》,还不是很着迷,但读了《呼兰河传》后,被萧红的文字和她描绘的故乡的风景打动了。尤其是又读到了聂绀弩等人笔下的萧红,如《在西安》等,对萧红的命运充满了惋惜。那个时期,还读到了萧军刊载在《新文学史料》上的关于和萧红当年在上海及后来他前往日本时的回忆,对萧红与他口角后彼此的冷战和萧红主动叫“三郎”的描绘印象深刻……尤其是,还知道了原来萧军萧红正是从青岛前往上海开始了他们的文学生涯。某个星期天,我来到了他们当年在青岛居住的旧居,那栋在三岔口斜坡边上的二层石头小楼,当年他们就是从这里开始他们的文学寻梦的。

今年是萧红的百年诞辰,坊间陆续推出了多种萧红的各种作品集和传记,我的书架上就陈列着数种萧红作品,如林贤治编的《萧红十年集》,还有他写的《漂泊者萧红》,再如季红真的《萧红全传》等。在这些相关的书中,还有一本是旧版新印,当然是增订本新版,这就是王观泉编的《怀念萧红》。此书是王观泉在 1980 年为纪念萧红诞辰七十周年编的,现在三十年过去了,此书又增补了若干篇旧文和新文,再次新版印刷,收入的文章大多是萧红的同时代人的回忆之作,即便是现在的新人之作,也是重新解读萧红的短暂的一生和作品。

萧红写道:“孤独的内心,孤独并无所凭据……”这如同她给自己一生所下的断语。1942 年 1 月,萧红“在笼罩着战争恐怖和混乱的香港寂寞地去世”,年仅三十一岁。“满天星光,满屋月亮,人生何如,为什么这么悲凉。”这是萧红的记忆,也是她的自我写照。

萧红的生命是短暂的,但她留下了不朽之作:《生死场》和《呼兰河传》。前者在出版时是由鲁迅作序言,后者在出版时是由茅盾作序言。一个年青作家,两部小说分别由这样两位大家写序,不说空前绝后,也是非常罕见的。